

# 硅谷裁員潮被裁的華人碼農 後來都怎麼樣了？

還記得去年的灣區寒冬嗎？先是硅谷大動蕩，股價猛跌，隨後是北美各大科技公司瘋狂裁員，讓無數海外華人和留學生苦不堪言，轉眼一年過去了，那些被裁員的碼農過着怎樣的生活？一起來看看今天的文章吧。

“真的很慘。”當年跟我一起畢業的室友說，她剛剛經歷完 Google 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。

雖然早有預知，接受得也很快，兩天她在新聞上看到了自家公司宣佈裁員的消息，兩天後，她收到了那封沉甸甸的郵件，以及 HR 的約談。

“我感覺我也沒干什么錯事，手裏的活做的也挺好的，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，說裁就裁了。”我室友說。

“其實裁員本身不是最讓人難受的，最讓人難受的是自信上的打擊，”她說，“以前大家都說，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是能夠通過努力得到的，再看看現在？”

去年，馬斯克入主推特之後，先是裁員 70%，然後 Meta 宣佈裁員 20%，亞馬遜又接連曝出裁員幾萬人。“馬斯克真的很厲害，干一行成一，連裁員都能讓別的大廠跟風。”

整個硅谷時至今日都是人心惶惶，曾經因為高薪而備受矚目的碼農，在這波裁員里首當其衝。

從我們的視角來看，這輪裁員是有前兆的。當一個資本家證明瞭自己的公司離了 70% 的員工依然能正常運轉的時候，其他資本家是不可能不動心的。

人力在硅谷本就是高成本，省下來平均每個人每年 20 到 100 萬美金，裝進資本家的口

袋，何樂而不為？

危機落在了那些有身份和經濟壓力的人身上。相當一部分在硅谷的華人，工作簽證限期只有 60 天，如果 60 天內找不到工作，下場只有兩個：當黑戶，回國。

而那些因為高薪而增加了杠桿的人，比如車貸房貸養家，當收入銳減時，生活處境突然窘迫了起來。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，今年已經沒有人再去滑雪了，也沒人帶娃去上馬術課了。

凍寒已至，裁員潮下的碼農們，似乎都在尋找過冬的姿勢。

我的另一個在 Meta 工作的朋友，某天凌晨 3 點收到小扎的全員信，但他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被裁，但第二天早上，“壞消息還是來了。”

朋友隨即跟組里的同事約了飯，發現大家都被裁了。

“感覺上公司還是保留了商業上比較重要的組，其他不怎么賺錢的，基本就是整組整組的裁，和我們在公司表現和能力一點關係都沒有。”

“現在我們都只能被動等待最終的宣判。”在我看來，被裁員這件事影響的是經濟和身份兩方面。收入上的驟減不說，身份上脫離了“灣區碼農”，“硅谷工程師”這個身份之後，很多人就什么都不是了。

在這波裁員朝里，很多家庭都成為了典型的新窮人，即有車有房，資產不少，但現金極為有限。

“前兩年科技行業擴張太兇了，行業過熱了，裁員很正常的。”有站着說話不腰疼的人說。疫情期間，為了應對疫情，美聯儲推出史無前例的量化寬鬆政策，大放水直接導致科技公司

股票暴漲，在這一背景下，硅谷巨頭們又開啓了新一輪的擴張。

疫情期間，FLAAG 人員規模，加起來一度同比增長超過 20%，那段時間，就連大廠都要派 HR 去學校挨個搶人。呼蘭在段子里說的硅谷巨頭人傻錢多，是真的。

只是當疫情過去後，為了抑制大放水導致的通貨膨脹，美聯儲開始貨幣緊縮，大幅加息，加上疫情和俄烏衝突，硅谷科技巨頭集體撲街，Meta 的股價一度跌了 70%。

很多人甚至在這波裁員潮里研究出了一套裁員思路。先是有大廠找 BCG, Bain 這樣的諮詢公司制定裁員方案，然後再由 Blind 這樣的匿名職場社交平台把風聲炒熱，然後當一些權威媒體開始報道的時候，基本就知道自己要被宰了。

現在很多人都知道，硅谷就像打地鼠遊戲，所有碼農都是待打的地鼠，資本家的錘子砸在誰的頭上，誰也躲不掉。馬斯克就在推特強制讓員工二選一，要么 996，要么滾蛋。

被裁的棄子們，即便沒有身份和經濟的壓力，也很難談輕鬆。我的另一個朋友，也是我前司的老闆，他和他老婆雙碼農，兩人雙雙被裁，只能消費降級。

“我們的存款最多撐 1 年，1 年內找不到工作就得賣房離開硅谷。”

只是現在大廠都在凍結招聘，而人才市場又充斥着剛被裁的大廠高級工程師碼農，剛畢業找工作的小年輕，只能說一點機會都沒有。

當然有的人會考慮曲線救國，比如再讀個研究生，等人才市場穩定後再來找工作。畢

竟按照現在的環境，就算匆忙找到了工作，誰知道又能幹多久？

當然，這波裁員潮似乎也給前兩年華人圈里大熱的“轉碼成功學”來了一計響亮的耳光。轉碼成功學，最早出現於某海外華人移民論壇，無論是求職機構，留學中介，還是移民中介，職業發展顧問，在為客戶建言時，三句不離轉碼，五句不離天價年包，句句不離人生贏家。

誠然，轉碼為不少留學生應對艱難的身份問題提供了夾縫中的狹小通道，其大部分無法想象的天價薪酬也創造出一個成功的想象。只是在這波裁員潮中，那些曾經大肆傳播轉碼成功學的機構，似乎集體陷入了沉默。

而在社交媒體上，那些曾經在 Google 還沒凍結招聘，Amazon 還在降低門檻瘋狂擴招，推特還沒易主時，“零基礎成功上岸”的社交博主們，也同樣停止了內容更新。

區區兩三年，轉碼風就被時代按下了暫停鍵。這波裁員潮的骨牌效應依然沒有停止。這場裁員潮，無人幸存。



## 30 名華人遭遣返，房產都被沒收！祇因在朋友圈發了這個

生活在海外，相信不少華人，都會時不時想念那些地道的家鄉美食。

雖然能在中餐館找到全世界的美味，但總是少了一些“家”的味道。

有需要就有供應，不少華人發現了這一商機，卻沒想到竟然是給自己挖了個坑！

蟹煲大開蟹明天持續一天特價，今天欠你們的明天补齐，今天新預定的也享受明天的特價！



### 華人私賣大開蟹攤上大事

海外華人微信群團購等私自買賣活動，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兒了。

像是在美國、加拿大這樣華人比較多的國家，都有各種各樣的團購群，在社交平台上還能看到各種廣告。

然而這種“賣貨”行爲，很可能是違法的！

上個月，美國紐約州環境保護巡邏警察收到舉報，稱布魯克林有一家商店非法販賣中國大開蟹。

執法人員科爾茨(Kortz)隨即前往該商店進行調查，發現商店地下室有 289 只裝在泡沫箱里的中國大開蟹。紐約環保廳執法報告

環保廳 11 月 9 日發佈的最新執法報告稱，這些大開蟹是從中國非法進口的，在紐約州被禁止養殖或販賣。

因為它們具有高度入侵性，會對當地的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的破壞，一經發現運送者，也將被開出傳票，並銷毀海產。

科爾茨法官對這家商店發出了違規通知，並將大開蟹沒收。

在離開該店後不久，科爾茨又在附近的一家超市發現了另一種非法的水產品：血蛤。

血蛤在廣東也稱蠔蚶，在中國沿海地方是一道非常受歡迎的美食。

但在美國，由於蛤蚶攜帶甲型肝炎等病菌的危險，將貝類從未經認證的水域運往紐約州是非法的。

經過進一步的調查，科爾茨法官發現這些血蛤和大開蟹都是由同一個人提供的，而這個人在前一週已經因為同樣的違法行爲被科爾茨開了兩張罰單。

於是，科爾茨又從超市沒收了約 250 個血蛤，並對其開出罰單。

華人律師表示，美國市面上賣的大開蟹基本上都是從海關偷渡進來的，無論聯邦或州法律，都禁止買賣活的中國大開蟹。

根據聯邦海關及邊境保護局(CBP)官網，私運或攜帶大開蟹入境均屬非法行爲，若經發現全部沒收銷毀，違者面臨高額罰款。

所以奉勸做這個生意的華人雖然“暴利”，但不要以身試法，否則罰款不說，有些還要面臨牢獄之災。

### 罰款遣返等諸多案例

另外，想必很多華人朋友都對這種“私人小廚”、“私人團購”並不陌生，只要打開朋友圈，就可以看到他們的“身

影”，只要一通電話，各式山珍海味立刻給你送上門！

手機下單，可以送貨上門，甚至只要滿足金額還需要配送費，比叫外賣更加划算！

只要動動手指就可以嚐遍家鄉美食，何樂而不爲呢？

不僅華人對此喜聞樂見，這些私人小廚們也賺的滿盆滿鉢，生意越來越好，有一些出名的甚至還需要提前預定才能吃上。

然而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，這些在微信上私買食品的行爲不僅可能涉嫌觸犯法律，還存在着食品安全的隱患。

此前加拿大就曾曝光一個案例，列治文當地報紙派出華語臥底記者加入了一個海鮮群。

群主每天發一些食品信息，包括海鮮、餃子、乾貨等。

想買的群員直接在群里下單，然後約好地點進行交易，汽車後尾箱臨時充當“倉庫”。

事件曝光後，引發警察和市府的關注。市府員工直言，在列治文經營所有生意都要獲取執照，否則就是違反法律。

不過，私廚要監管並不容易，警察和市府職員不可能天天上門，所以直到現在，這樣的生意還很火熱。

一位常在微信上購買吃食的華人說，她其實挺歡迎這樣的私廚，其中一些人就是她的朋友，比較會做某類小吃，可順便賺點零花。

“我不擔心食品安全問題。她是我朋友，我信得過她，而且還會推薦給自己身邊的朋友。我問過一些人，這里面利潤還是可觀的。”

微信接單，在家做，開車送，流程很簡單，沒有店鋪費、沒有稅、時間自由。

但是，這里面風險很大！已經有很多地方發生類似案例。

在美國休斯敦，30 多名中國留學生合夥開了一傢私廚，通過微信群售賣甜品，銷量還不錯，很快成了“網紅”小店。

中餐館老闆們發現自己的生意被搶後，撥打了舉報電話。於是，因為沒有合法的工作手

續，這 30 多名中國留學生被遣返。

遣返案例也發生在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地。澳大利亞法律規定，包括微信運營的家庭外賣等所有售賣食物企業，必須在運營前 14 天通知當地政府，否則算違法行爲，伴有巨額罰款。

在墨爾本，市政工作人員表示，私家外賣未經衛生許可出售食品百分之百是違法行爲，一經發現，最高可罰款兩萬澳元，如果涉事者是非本國公民，還可能面臨遣返。

新西蘭出現過一對華人夫婦因此被逮捕並賠上房產的新聞。這對夫婦馬某和宋某常年在微信上出售高檔、珍稀海鮮。

華人愛吃但在新西蘭超市買不到的海鮮，都可以在他們手裏買到，這些海鮮都是馬某下海捕撈的。

量大貨全、價格頗具競爭力，所以當地華人想買海參鮑魚，首先會想到他們。



但新西蘭法律規定，個人每日海參持有量限額 50 只，這對夫婦的持有量遠遠超過了上限。

收到舉報後，漁業部門執法人員破門而入，查獲大量新鮮、風乾海參及工具，截獲了兩人的手機短信，取得非法售賣海鮮的證據。

馬氏夫婦被告上法庭，法院判決沒收他們

## 麻省理工中國留學生自殺身亡，本科畢業于北大

近日，在中國留學生圈傳了一則令人惋惜的不幸的消息！

11 月 15 日，根據多家媒體報道，麻省理工學院(MIT)的中國博士生辛天思(Tiansi Xin)于當地時間不幸離世。辛天思的去世消息讓麻省理工學院社區，特別是中國留學生群體感到震驚和悲傷。

麻省理工學院校長 Sally Kornbluth 在一封給全校師生的內部郵件中證實了這一消息。她在郵件中表示：“我懷着無比悲痛的心情告訴大家，化學專業五年級的博士生辛天思于本週三去世了。”

據悉，辛天思年僅 27 歲，出生於長春，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，他于 2019 年來到 MIT 攻讀博士，即將畢業。不難看出，無論是北大還是麻省理工，都是世界頂級大學，也證明其從小就非常優秀！

MIT 官網未透露辛天思去世的具體原因。美國多家媒體在報道中則確認為自殺(Suicide)，但是均未透露具體細節。

辛天思的導師在 MIT 評價他是一位出色的學者和化學家，他們合作發表的論文刊登在

《美國化學雜誌》等頂尖雜誌上。MIT 的網站上有許多關於辛天思參與各類學術活動的報道，足以證明他在學術方面的卓越表現。

最新報道顯示，辛天思原計劃于當地時間



11 月 15 日下午 4:30 出席一個學術論壇，並做題為“New Strategies for Synthesizing Phosphorus Chemicals: From Three- and Four-membered Phosphacycles to Phosphorus Sustainability”的學術報告。然而，他最終未能在這個活動上露面。

一位自稱是其同學的網友表示：“他本來週三下午有一個講座，然後沒來，唉。”

不少網友猜測辛天思是因為壓力太大患上抑鬱症，或是太優秀受到排擠而抑鬱。

與此同時，人們更關注高校博士生的生存狀態。近年來，包括 MIT 在內的美國高校發生多起學生非正常死亡事件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。

2009 年，25 歲的 MIT 博士生 Han Nguyen 跳樓自殺身亡。之後其父母將 MIT 告上法庭並索賠。因為 Han Nguyen 父母認為學校疏忽了兒子的心理健康問題。

據悉，Han Nguyen 是一名亞裔留學生，在自殺前他曾接受了 9 名心理醫生的治療，但這 9 人都不是來自 MIT 校內的心理輔導項目。

之後，麻省最高法院就此案作出裁決，認定 MIT 在案件中無責。

對博士生學業和生存壓力的高度重視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。在缺乏具體細節的情況下，許多人感到困惑和悲傷。老師和學生們正在思考，導致辛天思自殺的原因是否與潛在的問題、學業壓力過大或者是否存在被忽視的跡象有關。俄州亞太聯盟